

太阳花

TAI YANG HUA

青梅

著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太阳能行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作品关注生态，思考人性，
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社会责任感。
全书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起伏跌宕，
叙事疏密有致，语言清新别致，
是继《为谁痴狂》、《栗子·枣》之后青年女作家青梅倾情打造的又一长篇力作。



太阳花

青梅 / 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花 / 青梅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07-6266-7

I. ①太…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07035 号

太阳花

作 者 青 梅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18310172696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8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266-7
定 价 32.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9
第三章	90
第四章	127
第五章	184
第六章	204
第七章	244
第八章	266
第九章	297
第十章	336

第一章

1

金刚纂和葫芦湾是两个相亲近的村子，在黄土县石头镇两个村子属于难兄难弟，头一晌金刚纂立了一个石碑，后一宿葫芦湾准有一个石头疙瘩悄然而立。比如前一晚葫芦湾有人冲天放了一个屁，后一晌金刚纂立马就一片臭气熏天。这看起来说得有点夸张，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如果把弯弯的山路比作一条藤蔓，金刚纂和葫芦湾其实就是这条藤上的两只南瓜。从南往北走，是先越过葫芦湾，到达金刚纂，再往北走并一直走到再深再远的大山深处去；而从又深又远的大山深处走出来，也是要经过金刚纂才能到达葫芦湾，而再走过一条长长的弯弯的曲曲的山路才能最终一步步走出大山去。

好多时候，金刚纂和葫芦湾就像两个农村里掐架的婆娘，掐得既过瘾又不亦乐乎，仿佛生来就是为了相互撕咬相互羁绊而存在的，让一直站在局外的生长在葫芦湾里的何水儿姑娘和茁壮在金刚纂的金光小伙儿，都有了一个最朴实的感觉，那就是在看一幕山寨现代版的《猫和老鼠》。

让金刚纂和葫芦湾起了冲突有了PK的事情是发生在去年开春。石头镇石头联中开始筹备学校第七届春季运动会。体育老师在一节合堂上的体育课上把何水儿所在的初中三年级三班

与金光所在的三年级五班撮在了一起进行运动员选拔。在短跑的项目上，瘦高的金光竟被纤细的何水儿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石头联中里三年级三班和五班的金刚纂的男人们不乐意了，这些意气风发的男人们吵着嚷着跟在金光的身后吵着嚷着跟在何水儿的身后起哄。男人们不理智的做法激起了葫芦湾女人们的冲天的不快乐。说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多少年来，金刚纂就以男性村民而居多，而葫芦湾里则大多都是水儿一样的水做女儿。“没有金刚钻就不揽这瓷器活”，金刚纂常常把这句话说出来觉得简单但细细品起来又无限奥妙的话挂在嘴边；而那些出生在葫芦湾的水儿一样的姑娘们却也常常地身不由己地成年后嫁入了金刚纂，成为那些金刚纂们揽下的“瓷器活儿”。但无一例外的是，凡是嫁入金刚纂的葫芦湾的女儿们后来都嫁了鸡随了狗，成为金刚纂实实在在的围着锅头转而又与葫芦湾完全断了联系与血脉的孩子他娘了。这是葫芦湾里最不能容忍的事，于是后来的葫芦湾的族人们私下里三番五次地开碰头研究会，最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金刚纂和葫芦湾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从今以后葫芦湾的女娃们一个都不要嫁去金刚纂，让金刚纂变成寡妇男村。

葫芦湾的以何水儿为首的小女人们受不了金刚纂的小男人们嬉笑，于是一场非常残酷的群殴上演了，大大小小的男同学和女同学们一起滚在了地上，哭的 called 骂的喊的，整个操场乱成了一片。

这次打架的结果是惨重的，美丽的何水儿被揍出了熊猫眼，曲小苗的衣服也被撕坏了，但是最惨的是金刚纂的秀才金光。金光被称为秀才是有原因的，因为金光脑袋瓜子聪明，喜欢写写画画，还喜欢搞些小发明小制作什么的，他搞的小发明还有作文还常常在镇里甚至县里得奖，后来这位少年就被称为秀才了。秀才金光被葫芦湾的小女人们抓伤了脸，不知被谁推

倒后磕在墙角上，竟然磕破了头，当秀才金光额头流着鲜血站在大家面前时，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自此，葫芦湾的小女人们和金刚纂的小男人们成了一对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敌人。葫芦湾的女人们和金刚纂的男人们就好比是那两条并行的车轨一样，似乎再也找不到交汇的可能了。然而，金光和何水儿这对小冤家却深深地记住了对方，几年后他们都考入了县城的黄土一中读高中，两年多的高中生活更让情窦初开的他们彼此内心里便隐隐有了一种牵挂。

“丁零零……”数学老师的讲课被一阵放学的铃声打断了，他抬腕看了看表，扶了一下近视镜，急匆匆留下几道作业题，说了声：“同学们，下课！”然后抓起教案，夹在腋下，走下讲台，几步就跨出了教室。同学们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东西，蜂拥着挤出门去，奔向教室前面的食堂。

食堂的烟囱里，还飘着淡淡的炊烟，隐隐约约闻到一股浓郁的葱花味道，不知道晚餐食堂做的是啥饭菜。黑压压的人群快速拐过墙角，蚂蚁一样涌进食堂那扇破旧的木板门，嘈杂的人声也随他们冲了进去。几分钟的时间，教室里的人差不多跑光了，偌大个教室顿时显得空荡荡的、冷清清的、静悄悄的，连喘气的声音都听得见。

春日的夕阳透过窗玻璃，懒懒地照射在金光的课桌上、作业本上、脸上，他感受到了夕阳的气息，心里便有了一缕温暖的感觉。这种温暖有些感染人，却又让他胸口有些发闷，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迎着夕阳慢慢地闭上双眼。

“咕噜噜……”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十七岁的金光已经很饿了，秀才金光其实是真的很想吃饭，可是他自己的心比自己的肚子更清楚地明白，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啦，他的口袋现在比他的脸都干净，别说一角钱，连半个钢镚也没有了呀。

整整一个月了，金刚纂里来的秀才金光每天精打细算，每

餐只吃一个包米窝头，喝上一碗白开水。就这样坚持着，坚持着，可是还是没能坚持下来，这个月从家里带来的包米窝头，已经吃光两天了，两天来金光都只是躲在人后偷偷地就着咸菜狠狠地喝水，除了喝水还是喝水，以至于他现在别说看到水了，一想到这个水字，就让他的肠胃条件反射一样翻江倒海地痉挛着。

“是真的该回家一趟了，唉。”秀才金光皱了皱眉头，妹妹金小丫俏生生的小脸儿就一下子出现在面前。金小丫今年满十四岁了，别人家十四岁丫头虽不娇贵，但最起码都还称得上娇气，还可以在父母面前撒撒娇充当一回娇娇女，但妹妹金小丫不是，金小丫似乎天生不会撒娇，她只会沉默，懒得说话的那种沉默。小丫的沉默在爹娘看来也就是不高兴不满意哥哥金光在家所受的高她一等的待遇而已，小丫的沉默并没有适时地引起爹娘的注意，可以说是爹娘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日后金小丫的苦难。但秀才金光却总是很害怕妹妹金小丫的沉默，那是一种死一般的沉默，不，不是沉默，是沉寂，是透着殉道气息一样的沉寂。世界上哭不可怕，闹不可怕，说不可怕，歇斯底里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明明存在，却存在得无声无息；明明活生生的，却分明是一种了无生机；明明面对面应该亲近，却偏偏死一样地无声对抗。金光更多时候不是不想回家，是害怕回家后面对小丫，害怕那种面对面的对视和陌生。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秀才金光抬起右手用力地抓挠着一头枯黄的稻草一样的头发，恨恨地又充满绝望地想。

没有干硬的难以下咽的包米窝头了，没有一星半点的咸菜疙瘩可以用来引领着使劲喝水了，闻不得食堂里那股一下子浓郁一下子又若有若无的葱花的香气了。金光万分无奈地看着面前的黑板，黑板上全是数学老师横七竖八写上去的方程式和小数点，这些苍白的柳体粉笔字下，还隐匿着上节语文课上语文

老师纤弱的颜体：“孔子曰：渴死不饮盗泉之水；饿死不吃嗟来之食。”金光不屑地“噉”了一声，翻了一两下眼白，从鼻孔里又重重地“哼”了一声，把两个胳膊一蜷，就势趴在了课桌上，头枕在胳膊上，不一会儿禁不住迷迷糊糊打起盹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金光恍恍惚惚中感觉到有只手很温柔地似有似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他不情愿地睨着眼睛，抬起头来，呀，原来是同学何水儿正俏丽地站在自己身旁，那一双秀目正扑闪着看他。金光慌忙站起身，不承想起得急了些，衣袖挂住了桌角，只听得“哧啦”一声脆响，那只无辜的衣袖已经撕裂开来。金光涨红了脸，窘迫地站在那里，一时没了主意。何水儿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抬手拂了一下垂在额前的头发，妩媚地朝金光的课桌努了一下嘴巴，课桌上有一团用纸张包裹的金黄色的小米饭团。何水儿的家境终究是好些，她把自己的口粮拿了来分给金光吃。金光看了一眼桌上静静的饭团，又看了眼面前已经凸现出些许女人魅力的同学何水儿，金光的心没来由地一动，是那种莫名的心动。就好像命中注定了一样，从此后，这个叫何水儿的女孩像一根弦一样拉紧了金光的心，让他的日渐成熟的男人的心房竟满是怅怅的难言的疼痛和温情。

从金刚纂和葫芦湾走出来的学生不多，满打满算，也不过区区三个，一个是金刚纂的秀才金光，另两个是葫芦湾的何水儿和曲小苗，他们三个就分在一个班里。黄土一中在黄土县县政府驻地，黄土一中与黄土县一样，顾名思义，到处都弥漫着呛人的黄土。县城里的风尽管与山里还隔了那么几百里地，却一点也不含蓄和减弱，反倒是更强劲了些，整天地黄土飞扬。黄土一中的老师同学，常常是用力地唾一口痰，就会唾出满嘴的沙尘，没办法，自然环境。黄土中学那迎风招展的红旗哟，猎猎风动。

“明天你还是回家一趟吧。”何水儿忽然一本正经地说。金光一怔，仿佛一下子被人戳了短处，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突然愤愤地说，“不用你管，谁要吃你的饭，拿走！”金光手狠狠地一使劲，桌上的金黄金黄的小米饭团忽地一下子全都被打落在地上，那些饭团无故受到这样的礼遇，有些不甘，瞪着愤怒的眸子狠狠地盯着金光，这样的愤怒让金光越发地不自然，他抬起脚恶狠狠地又踩上了几脚。何水儿怔怔地站在那里，仿佛并不晓得这突然而来的变故一样，一颗心猛然间像被一根钝钝的钢针残酷扎刺般地疼痛起来。

“你，你，你……”何水儿嗫嚅着说不出话来，她用盛满泪花的眸子深深地看了金光一眼，然后一转身咚咚咚咚地跑了出去，教室的门“砰”的一声被狠狠地甩了一声响。这声音响得震耳，一下子击中了金光强装出来的强硬的心。金光一下子瘫软了身子，几乎瘫在了地上，他就势俯下身子一点点地捡起地上已然粉碎了的饭团。他的脸上，慢慢地慢慢地有一滴泪两滴泪三滴泪滑落下来，不一会儿这泪便下成了滂沱大雨，我们的秀才金光当真是哭了个酣畅淋漓。这一哭，倒额外消减了他的火气，他整个人立刻就清醒了许多，十七岁的青春从此却永远烙上了一个痛苦的烙印：何水儿。

夜里，无边的黑暗里，宿舍里好多同学都早已打起呼噜，金光还是迟迟不能睡去。一是肚皮实在是不争气，实在是饿得让他无法忍受；一是他总是忘记不了何水儿甩门而去的身影，那个纤细纤弱的身影，那个倔犟的女孩，那双幽怨的眸子！“唉，唉……”金光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手里碾细的饭团的粉渣慢慢地送进了嘴里，刚开始是不自主地，但事实上等那些细碎的饭团渣一接触到嘴唇，那张嘴巴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猛烈地咀嚼起来了，尽管这咀嚼有些夸张，夸张得让金光在黑暗中自己面对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然

而，没有办法，那嘴巴就好像饿疯了一样，狂热地咀嚼起来，无边的黑暗中金光的咀嚼声响得彻底而欢畅，娘哎，这几日来的饥饿！

这一夜，很晚很晚后，金光才迟迟睡去，然而，他的睡梦却并不是安逸的。在梦里，金光先是隐隐地看到了妹妹小丫，而且还若有若无地听到了小丫的哭声，先前那哭声是嚶嚶地传来，继而便抽抽搭搭地深重起来。金光努力循声去找，在村子的那口古老的石井旁，妹妹小丫坐在那儿哭。爹娘不在，四周是那么黑啊，小丫就一直坐在那儿哭，头也不抬地坐在那儿专注地哭，仿佛要把她一生一世的泪都要哭干了一样。看着小丫在哭，金光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好难受，从小他都不喜欢听到妹妹小丫哭，现在长大了也是。可是今夜的小丫是那么的有伤心的理由，他只有无奈地不知所措地远远地看着她一下一下地耸着肩膀，听着她一下一下地呜咽和悲啼，是了，是悲啼，就像黄昏里那一只啼血哀鸣的杜鹃鸟儿一样。夜好深好深，好深好深了，小丫的哭声，小丫坐在石头井台边的剪影，一点一点淡去了，隐去了，消失了……金光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他猛地一下坐起身子。春夜的天空挂着半块月亮，月亮的清辉透过玻璃窗斑驳地照进宿舍里幽静的地面上。哪里有小丫？哪里有什么井台？哪里有哭声？倒是金光自己顿觉得自己满腹的惆怅，抬手轻轻地抹了一把不知何时悄然流下的眼泪，一股莫名的烦躁和担心像一束乌云一样，紧紧地笼罩在了秀才金光的心上。

此时的金光还不知道，此时远在金刚纂的家里正发生着一件惊天的动地的大事。这一天是三月初九。

2

三月初九的那半块月亮，见证了金小丫的不幸和屈辱。

为了怕爹娘骂，金小丫在山冈上不敢回家，她放的七只山

羊中，有两只不见了，一只是精瘦精瘦没有几两肉却是做了一个多月妈妈的小乖，另一只是小乖的一个多月大的宝贝乖乖。

小乖从来不像羊群里的那些公羊那样，只要一从金家低矮的羊圈里被撒了出来，就全都没了在羊圈里的那种屈膝卑颜，而是全都疯了一样地撒欢地奔跑和欢唱，才不管金小丫的喊叫声和愤怒的扬鞭声。只有小乖，它静静在跟在小丫身后，似乎因为都是母性的缘故，小乖和小丫特亲。当小乖做了妈妈，生了乖乖后，小丫就把这两只羊儿做了座上宾，不许那六只公羊再欺负它们娘儿俩，尽管小丫知道这剩下的六只公羊肯定有乖乖的亲生父亲，但小丫不愿意让六羊当中的某个谁，去亲近或教坏了乖乖。小丫每天都与小乖和乖乖有着说不完的悄悄话。小乖知道，秀才金光肯定又在黄土中学挨饿了，因为小丫说时候又到了，每每这个时候家里的爹和娘就格外喜欢发脾气，因为哥哥金光在山外的饥饿早已经穿越时空和山间的大道小道逶迤而来，嗅得爹娘的鼻子一阵阵发酸，想哭想叫想施手援救，却总是那么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爹这时就会蹲在墙角死命地抽那一口劣质的旱烟，娘就会在柴房里一遍一遍地走来走去，恨不得去掀墙角里的老鼠洞，哪怕求得几粒米也行，然而，娘最终还是会很失望地垂下头，连叹息也不愿叹息了，这山里的日子除了叹息还是叹息啊。小丫这时候是最懂事的，她一个人蜷在暗暗的房间一隅，生怕被爹娘看到了，又会惹来一顿无缘由的诅咒和谩骂。小丫不知道为啥娘变得这么爱骂人，她记得小时候娘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的娘好温柔也好善良，或许是因为那时的娘还年轻，还不晓得生活原来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日子啊，你咋会是这样的漫长，何时熬到夏收？春播的种子在空旷的田野里还处在萌芽前的懵懵懂懂，春草儿还在石头缝隙里眷恋着那一缕残存的清梦，只有勤快的蚯蚓不懈地一遍又一遍地在用自己柔软的身体犁着日渐苏醒的记忆。季节啊，你咋会

是这样的漫长，一步一步还迈着质感的脚步？贫穷的山野里贫穷的岁月，啥时候是个头哩。

最终，娘还是决定再去葫芦湾的娘家一趟，硬着头皮也要去啊，这已经不知是第多少次发誓再不去娘家讨饥荒了。娘慢腾腾地去里间屋作势要拿那只破旧的面口袋，她之所以慢腾腾，是希望爹能阻止她一下，那样她就可以不必去看娘家嫂子那张比驴脸还要长上三分的脸。娘家的娘和爹早在几年前就都过世了，娘家门上只有从三大爷家过继过来的一个哥哥外加一个嫂嫂，哥哥嫂嫂都不是一奶同胞，一娘同胞的是那六个嫁得歪七扭八的姨娘，姨娘家眼看着是指望不上的啊，更何况谁家的日子都是过得紧巴巴的，难有富余。就那些有数的口粮，给你一勺他那里就少一勺吃食，谁的胃对谁都是一样，没有饭在那里撑着，一样会咕咕乱叫，一样会头晕眼花。

可是，当娘的左脚迈出门槛，右脚不得不也迈出门槛后，爹都没有开口喊住娘，爹比娘更舍不下面子，爹比娘更痛苦。娘无望地看了看爹，阳光把爹平时有些驼背的身子拉得长长的变了形，而且还变形变得有些荒唐。此时的爹和娘谁都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此时，与往日的此时不一样。往日的此时，爹和娘的小丫会怯怯在缩在一旁，爹若吼她，让她陪娘做伴，她就会陪娘一路做伴，一路听着娘的诅咒和不甘，一路在黑暗中跟着娘踉踉跄跄地悲伤。

娘一边恨着自家男人，一边恨着生活，一边又疼惜着自己的宝贝儿子。娘是封建的思想，娘家的爹和娘就是因为不能承受自己膝下一生中竟然没有儿子的命运，至死都不瞑目。过继来的堂兄过继了爹娘的老屋和薄田还有那一屋破旧的家什，过继来的堂兄总算给爹娘摔了老盆，指了指爹娘去奈何桥的路。娘常常自怨自艾地想，若是自己有六个同胞的兄弟，这生活一定不是现在的这样。娘的想法未必是正确的，但娘却是常常靠

这种自怨自艾地想排解了不少胸中苦恼和怨恨，这种排解救了娘的命，若非如此，娘岂不是一年中要被生活挤压得死一百个死以上。

娘忘了女儿小丫，爹忘了女儿小丫，小丫自己不敢忘了小丫自己，小丫在山冈上哭了一场又一场：不是做梦，小乖和乖乖是真的不见了，是真的失踪了呀。

小丫赶了其余的六只羊回家了一趟，回家时正碰上娘把最后那只脚重重地硬生生地离开门槛。羊也懂得纪律，一起正正规规在贴在墙边等耳膜里娘重重的脚步咚咚地远去了，才回过神儿一样，向着那低矮的羊圈奔去。这六只公羊是不会关心小乖和乖乖的死活的，它们也仿佛忘了小乖和乖乖一样，不一会儿便各自进入了各自的梦乡。羊的梦乡之外，金小丫戚戚哀哀。

戚戚的金小丫又寻出村外，天黑透了，风吹了起来，小丫的瘦弱的身子走得有些摇摇摆摆。

“小乖，乖乖。”小丫在心里大声地喊，她还是那个十四岁的孩子，她害怕这夜的黑，她害怕这黑黑的夜这深深的黑，她害怕她寻不回她的羊，她害怕爹恨恨的巴掌和娘无望的哭泣。

“小乖，乖乖，回来，回来。我求你们回来，我求你们回来啊……”找过了河沟，找过了田埂，找过了大土坑，小丫在那口石头井的井沿旁坐了下来，她看着黑黑的井口，看着诡异的田野，没有，什么也没有，那无限的黑暗里小丫多希望一下子就能看到她的那两只雪白雪白的羊，多希望那羊通体雪白的颜色像光一样倏然照亮。小丫失望了，小丫绝望了，小丫走来走去走到了村口，瘫坐在村口的大槐树旁。

在金刚纂，村口的这棵大槐树是有些来历的，相传这棵槐树自有的那一天起，就枝柯盘曲，形若虬龙。元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初夏，整个石头镇那时应该是府衙，赶上了一场

瘟疫，一时间百里村舍几乎如被屠城了一样，死亡过半。忽然有一天，在村口一夜之间长出了一棵碗口粗的槐树。槐树之上，赫然攀着一条碗口粗的白蛇，那蛇竟也不怕人，只自故攀在那里。那蛇又煞是好看，雪白雪白的晶莹透亮。只见它绕着槐树左转了三圈又右转三圈，又高高地昂起了头，对着槐树偌大的树冠一通吐舌，继而倏地一下不见了。这时只见那枝叶葳蕤的槐树，突然就盛开了一树洁白的槐花。那槐花香气袭人，诱得人不由得爬上树去采，采摘了后忍不住放进了嘴里，一刹那那间，只觉得一股清凉自丹田涌动，整个人便一扫阴霾，变得清爽起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槐树下采摘槐花，于是那些吃过了槐花的人竟安然地躲过了瘟疫，这槐树至此便被尊为灵槐，被世世代代的村民备极护爱，砌石筑台，妥为保护。小丫很小的时候就能爬树，山里的孩子都是爬树的好手，小丫爬的第一棵树就是村口的这棵灵槐。那时是邻居张奶奶硬是死拉硬扯地把小丫拽了下来，并还嘴里一个劲地念念有词说：“菩萨莫怪，小孩子家不懂事，求菩萨开恩，保佑金刚纂世世平安，家家安宁……”小丫虽听不懂张奶奶的叨念，但小丫喜欢被张奶奶捉拿，张奶奶是自发护槐人，她常常会捉到爬灵槐的小孩子，但她不像别的大人那样对小孩子呵斥，相反她总是温言温语地给被捉的小孩子讲灵槐的故事。小丫第一次听到关于灵槐的故事就是从张奶奶嘴里听到的。

“张奶奶可真是好人啊！”金小丫靠着灵槐坐下来。灵槐活了几百年上千年了吧，灵槐的一半腰身已经在一次雷鸣中被击中，硬是生生地被灼烧出了一个一人多高的洞，这洞从此就像是灵槐被掏空的胸腔一样，灵槐的右半边从那以后就慢慢地枯死了，而左边那一半却一年一年依然茂盛着。

小丫不知道此时她与她的羊其实只是一洞之隔。原来，刚刚出生了才一个多月的乖乖对什么都觉得好奇，它在山冈上待

得实在无聊，就扯了一张写着“别理我，烦着呢”的羊脸，四处闲逛。知子莫如母啊，小乖就去蹭乖乖的小脸，小乖说：“儿子，别烦啦，走，老妈带你看看我们金刚纂的灵槐去。那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传说。”

乖乖听了老妈的话，立马就摆了一个“V”的嘴型，说“耶，出发！”

乖乖说到做到，一羊当先地跑在前面带路，它已经每天经过灵槐经过了有四十多天了，每次它都希望主人小丫能对着它说些灵槐的故事，满足一下它的好奇心。可是每次赶它们上山的小丫似乎永远都是一张苦大仇深的苦瓜脸，扫兴哩。

乖乖不止一次听老妈说起灵槐了，但乖乖有些不相信老妈的话，羊嘛，毕竟不是人，人要是说了那就是说了，人说了的话，能编成文哩，人说的话还能唱成曲哩。可是羊说的话，编不成文也唱不成曲。

小乖就这样偷偷地带着乖乖离开了小丫的视野。

小乖母子偷偷出走的时候，忧郁的小丫还在用哥哥金光给她买回的小圆镜玩太阳。她喜欢将太阳的光线反射到树上、草上，羊的身上、羊的眼睛上……羊的眼睛被反射的太阳一照，就会赶紧扭过头去咩咩地叫，这时她才会偶尔笑一笑，这是她整个一天中难得的快乐。尽管对哥哥金光有着太多的怨恨，以至于小丫都很少对哥哥有好脸色，可是她却很喜欢这面小圆镜，但她很少去看镜子里的自己，尽管她知道自己长得并不丑甚至是俊俏的。她只是觉得用镜子照自己不如去照太阳有趣儿，因为哥哥送给她小圆镜的时候给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在两千年前古希腊的某个王国遭到了罗马人的侵袭，罗马人乘船从海上进攻，可王国只有老人、孩子和妇女，这些老弱妇孺怎样抵抗强大的罗马舰队呢？此时满头白发的老科学家阿基米德挺身而出，号召妇女们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叫她

们拿起自己的梳妆镜子，一起来到岸边。这时候，烈日高悬，强烈的阳光射向大地，阿基米德站在高处喊：“大家用自己的梳妆镜将太阳反射到帆上！”说完他举起镜子，只见一道光线反射到一面帆的中央，映出一个微弱的小斑点。一个妇女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举起手中的镜子，把光也反射到那只船帆上，小光斑亮了一些。接着又是一面镜子、两面镜子……都射向帆上的那一点。不一会儿，帆着火了，敌人吓得纷纷落水。就这样，罗马的许多船只都被烧毁了……

哦，一面小镜子原来就可以让太阳变得这样厉害。哥哥金光懂得的事情可真多，哥哥送她的这面小圆镜便成了小丫的宝贝，随身带着。

太阳西斜，小乖偷偷地带着乖乖来到了灵槐的跟前。灵槐的那颗被掏空了的心里已堆了五六寸深的泥土，泥土里面有着各类夜宿的鸟儿兽儿的粪便和唾液，于是这洞里比别的地方多长了一些鲜美的嫩草芽。这些稚嫩的嫩黄色的胖嘟嘟的嫩草芽让刚出生四十多天的乖乖无法抵抗，只见乖乖腾空一跃，“噗”的一声就跳进了树洞里，遗憾的是乖乖太低估了树洞的深度，同时也太高估了自己的弹跳能力。小乖听到“噗”的声音时，已经晚了一拍半了，小乖冲刺过来时，只看到了深深的树洞里乖乖静静躺在地上的身体。“乖乖，乖乖啊。”小乖疯了一样，扑向树洞，同样的结果出现了，精瘦精瘦的小乖摔断了肋骨，那尖细尖细的锋利无比的肋骨，狠狠地刺进了小乖的悲愤的心脏，乖乖在小乖的眼眸里渐渐地变得模糊了、遥远了、不见了。小乖和乖乖无声无息地待在树洞里了，树洞外小丫的泪流成了小溪。

3

小丫的哭声还是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是村里的李家